



永井荷风选集

陈
薇 / 译

作家出版社

陈
薇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井荷风选集 / (日) 永井荷风著; 陈薇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3

ISBN 7-5063-1633-1

I. 永… II. ①永…②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2313 号

永井荷风选集

作者: 永井荷风

译者: 陈 薇

责任编辑: 周 坤

装帧设计: 曹全弘

版式设计: 英 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清华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9 千

印张: 10.25

插页: 2

版次: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33-1/I·1621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流派的两位大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曾就永井荷风的作品有过精湛的论述（为筑摩书房出版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所收），现摘录若干片段，将有助于读者对于作家本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贯穿于荷风的文学世界里的一个主题，可以说是表现那种达到烂熟之极以后渐趋颓废，并伴随着这种颓废引发出于诗意的忧伤的社会、风物以及人情世故。

（荷风笔下的）场景是都市里的陋巷、废墟，年深月久的寺院，大街背后的小胡同、沟畔桥头，以及上至一流、下至四、五流的花街柳巷、暗娼窝子，而人物则是艺妓、女招待、妓女、暗娼等众多沦落风尘的女性，正是她们激发了他的诗意灵感。在荷风的创作对象里，几乎不存在那些健全的普通人家的悲喜剧。荷风尤其对市井社会里的那些徒具形式的道德观念和伪善嗤之以鼻，想要从与这些普通的生活和人们截然相反的地方，去寻找人性的真实。由此可以见出荷风的叛逆精神，同时也可感受到那种独特的批判现实的锋芒。

荷风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散文诗人，同时又具有杰出的写实本领。这也得益于他青年时代对左拉的格外推崇，他不仅几乎研读了那浩瀚著作的全部，而且还大量阅读并准确领会了福楼拜、莫泊桑的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的正统作品，像荷风这样对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手法深得其中三昧的人，恐怕在日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

此外，荷风还“效法江户时代的通俗小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有意标榜那种以无抵抗作为抵抗的冷嘲热讽以及伪装出来的低三下四。他尝试以春水式的《梅历》的形式，将波特莱尔式的绝望精神处理得滑稽可笑。对于江户时代的通俗小说作者来说，采取这种创作态度是迫不得已的，有着某种必然性。而在荷风则完全是有意采取的一种姿态。在侮辱自己的同时，也就是侮辱和讽刺世态人心。在这种通俗小说作者的装腔作势里，正是作者意欲将自己的人生观和不满刻意地陶冶和磨炼之处，也是显示作为作家的深度的地方。”

“《较量》描写了新桥的三个艺妓，驹代、菊千代、君龙在心气、肉体 and 金钱上的‘较量’。驹代的相好被别的女人的‘肉体’所夺去，情人又被别的女人的‘金钱’所夺走，就在她决意离开都市远走乡下的时候，因为雇主的猝死而出现了意外的转机，才得以保住仅有的体面。在从盂兰盆花会到冬天的这段大约半年的时间里，作者穿插进艺妓演艺大会和歌舞伎公演大会等内容，栩栩如生又波澜起伏地描写了花街柳巷的面貌。如此生动逼真的立体表现，在花柳小说里也是绝无仅有的。曾当过说书艺人的艺妓馆老板、作家兼剧评家的旧式文人等多少有些落后于时代的人们，都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对那些厚颜无耻、无学非才的新式文人，好出风头的梳头师的拼头等新派人物则以一种厌恶的笔调加以处理。在此难免流露出了

作者对其所处社会的过度的轻蔑和嘲讽。虽然这是一篇纯客观的写实小说，但是整个作品随处流露出作者对艺妓所置身的那种浮萍一般的漂泊动荡的生活所寄予的深切同情。”

“《雨潇潇》与此则大相异趣。这是一篇处于随笔和小说中间的、一种类似心境小说风格的作品，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者的抒情散文气质的名作。在孤独的隐逸诗人和兴趣广泛的富豪的交游里，点缀进喜好园八小调儿的当世风的曾为艺妓的姨太太，或许在这个姨太太的身上寄托了荷风对曾一时纳为小妾的八重次的感慨。

这篇作品的旨趣在于古雅的园八小调儿在与周围的潇潇秋雨等幽暗的情趣氛围交互渗透融合的同时，淋漓尽致地传达出一位正在养病的独居诗人的情怀。作品的规模虽然较小，但却是最好地发挥了作者作为主观性散文诗人的本质的作品之一。”

“《溧东绮谭》虽然也是描写暗娼，却与《暗处之花》不同，它以昭和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场所玉之井为背景。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时，它和木村庄八的插图同时获得好评。作为随笔体小说，它与《梅雨前后》和《暗处之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与《雨潇潇》更为接近。在内容上，它只是描写了一个隐姓埋名、隐瞒身世、又隐瞒了身份，仅仅作为市井之人的男人和一个置身陋巷以卖笑为生的女人的相遇和哀别，情节很少变化，这在荷风的作品里是很少见的。当女人稍稍流露出想要吐露哀曲，真心实意地想要托付终身时，男人便以自己无法成为带给女人幸福家庭的人为由，强忍悲伤，从女人的生活里消失了。作品在此笔墨饱满地表现了爱与关怀。她是‘让我这颗疲惫不堪的心灵偶尔回想起逝去年华里那些美好幻影的缪斯。’作者充满感伤地讲述了与这个缪斯女神的诀别，其中饱含了深刻的哀切之情。

这种对于人性的关怀和由此而生的哀愁，在当时由于战争所带来的那种充满杀伐、诗意荡然无存的时代和社会里，有如秋风，带给读者一种类似乡愁的情怀。《濠东绮谭》的诗意，也许正是由于诗人荷风背对军国主义、疏离于一般的社会关系之外才得以产生出来的。”

“以上所举的诸篇小说代表了荷风文学的诸多侧面。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知道小说家荷风从题材上看是纯粹的艳情小说家的同时，又是具有高尚诗魂的诗人，更是背对人生，一门心思献身于自己的趣味、具有虚无精神的人。作为小说家的荷风，其关注现实的目光辛辣，丝毫不带理想色彩，表现出很强的个性和通俗精神，而作为诗人的荷风，则一味地想要沉溺于颓废的诗情和颓废的美。老来无家，又拒绝子嗣，忍耐着孑然一身的独居生活的寂寞，荷风的这种活法有着非常识所能解释的不近人情之处。在他的人生观和实际生活里，有着意欲贯彻这种虚无精神的冷酷一面。话虽如此，到底不是那种鸩毒自戕的无比惨毒的做法，而是一种在献身于自己的趣味的同时，又具有恰到好处的‘达观’用以护身的颓废主义。总而言之荷风是近代日本作为此类艺术家的惟一一位诗人。”

荷风对日本的江户时代的通俗小说、汉文学以及法国文学均造詣深湛。他的作品里也不时夹杂着文言风格的文字，如能将其神韵多少传达出来的话，译者将感到不胜欣慰。

1998年11月 译者

目 录

序	陈 薇 1
一、较 量	1
二、雨潇潇	161
三、溇东绮谭	193
四、欢 乐	281

较 量

一、幕 间

帝国剧场的走廊，被趁幕间休息出来闲逛的人们弄得拥挤不堪。在正面的楼梯上，一个正要往上走的艺妓和一个正从上面走下来的绅士险些撞个满怀，二人面面相觑，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

“哎呀，这不是吉冈先生吗？”

“噢，是你呀。”

“真是久违了啊。”

“你，还在做艺妓吗？”

“从去年的年底以来……又做起来了。”

“原来如此。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

“打那以后，我有整整七年没干这事了。”

“是吗？已经过去七年了啊？”

通知开演的铃声响了。出来闲逛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想要返回自己的座位，一时间走廊里又是一阵混乱。艺妓好像庆幸因此反倒不会受注意似的，她稍微靠近绅士，一边仰起脸来，说道：“您真是一点儿也没变啊。”

“哪能呢。你倒是越发显得年轻了。”

“哎呀，您真会开玩笑，到了这个年纪……”

“真的，一点儿也没变样。”

吉冈真的有些不可思议地注视着女人的那张脸。回想起女人从前当艺妓时的情形，那时她只有十七、八岁，要是过去了

七年的话，应该已有二十五、六岁了。但是，眼前看到的这副姿色和她刚从雏妓出落成一名艺妓没多久的那会儿简直毫无二致。身材适中，眼睛大而水灵，丰盈的脸颊上依然深深地现出一对酒窝，启齿微笑时，隐约可见右边的虎牙，微笑的嘴角总让人觉得还保留着孩子似的天真。

“改日再同您好好聊聊吧。”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艺名？还是从前的艺名吗？”

“不是，我现在叫驹代了。”

“是吗？以后我会关照你的。”

“那么多谢了……”

从舞台上已经传来了敲梆子的声音。驹代说完就沿着走廊向右一拐，碎步急趋自己的座位。吉冈正想以同样的快步朝左边相反的方向离去的时候，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猛然站住，回头看了一下。走廊里只有领座的小姑娘和小卖部的女人在那儿晃来晃去，却不见了驹代的踪影。吉冈在走廊的凳子上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不禁回想起七、八年前的事情来。他在二十六岁时从学校毕业，在西洋留学了两年以后进了现在的这家公司。回想这六、七年间，吉冈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自己为了公司曾是那样地拚命工作过。他参与过股票事务，也积蓄了一笔家产。在社会上还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也曾荒唐过，纵饮过，却居然没有把身体给糟踏掉。正如他一向对别人得意洋洋所吹嘘的那样，他的那副身子板实在是日理万机，以至连哪怕是回首一次往事的空闲和机会也不曾有。但是，没想到今天晚上竟邂逅了学生时代曾让自己初次知道艺妓为何物的那个女人，连吉冈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因为什么，竟然第一次回忆起遥远的过去来。

吉冈那时还涉世未深，觉得艺妓个个都是美貌绝伦的。如

果艺妓跟自己搭个话什么的，还真有点受宠若惊。这么清纯的心情，现在是无论如何再也不会有了。——吉冈一边倾听着从舞台那边传过来的三弦伴奏声，一边浮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新桥冶游时的情景，他觉得好笑，不觉忍俊不禁。由此联想到的自己纵情声色、放浪形骸的半辈子经历，觉得简直羞与人言，与此同时，自己又是那样凡事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想到这里，又不禁产生出一种类似难为情的那种奇怪感觉。我就是在这种事情上也未免过分善于卖乖讨好了。吉冈似乎第一次觉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对一些细枝末节过于用心了。

或许确如吉冈所想的那样。吉冈进入现在的这家公司还不到十年，却早早地被提拔到营业股长这一要职。正因为被经理和董事看作是难得的人才，反而在同事和部下当中没有人缘儿。

吉冈从三年前开始关照在新桥挂出“凑家”这一招牌的名叫力次的艺妓。但是，他并没有像常见的一般男人那样一下子就被女人驾御住。吉冈心里明白，力次正如自己所看到的那样，长相并不标致。相貌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技艺却是可靠的，过硬的。她是无论被带到哪种场合都会被人尊为大姐的那种女人。吉冈盘算，出于工作上的考虑，在社交场合或其他场合，拥有一、两个艺妓反而对自己比较方便，且能避免不必要的开销。于是他便做出一副起劲的样子，而把对方弄到了手。

吉冈还有一个形同姨太太的女人。那是位于滨町的一家门面体面、叫做“村咲”的招妓酒吧的一个女老板。以前她在代地边的招妓茶馆里当女招待时，像那些对艺妓开始起腻的男人往往惹下一身意想不到的麻烦那样，吉冈也不例外，乘着一时的酒醉和对方有染，但是在酒醒之后，吉冈却感到后悔莫及，觉得自己被女方趁机占了便宜。万一自己勾引茶馆女招待的事

儿传进了平素经常在宴会上遇到的那些艺妓的耳朵里的话，岂不尴尬。吉冈和女方讲好对发生的一切严守秘密，而且今后绝不纠缠，为此决定私下提供开办现在的这家酒吧“村咲”的资金。“村咲”的运气不错，生意兴隆，每天晚上都是座无虚席、供不应求。看到这种光景，吉冈渐渐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劲地提供数量可观的资金，却不去女人那儿捞些便宜，未免有些太吃亏了，于是去喝了一、两次酒，就又偷偷摸摸地搞到了一块儿。女老板是个肤色白皙、体态丰腴的高大女人，今年三十岁。她和一般良家妇女相比，自然显得比较时髦和风流，然而和艺妓相比的话，却又缺乏那种风度，总让人感到某种说不出的浓重的沉闷感。也就是说，烟花界女招待特有的那种健硕粗犷的体态举止，每每乘着酒醉之余，不是打动了吉冈的感情，而只是煽动起吉冈的情欲。因此，完事之后，吉冈总是马上后悔不迭，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又会去找她，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藕断丝连、死灰复燃的结果，两人之间似乎结下了某种欲解不能的孽缘。

吉冈对比了自己和他人的各种复杂的关系之后，回忆驹代十八岁、自己二十五岁的那会儿，彼此由素昧平生到逐渐变得亲密起来的那种纯真无邪的感情，不由得生出一种类似观赏戏剧或者阅读小说时才会有的陶醉感。正因为美好，才让人觉得有些孩子气，还有些不太真实和奇怪的感觉。

“嘿，原来你在这儿哪。刚才我还到处找你呢。”

来人是一个身着西装、五短身材的肥胖男人。他似乎在二楼的餐厅里喝了不少威士忌之类的酒，一张宛如财神爷似的圆脸被喝得通红，鼻尖上冒出了豆粒大的汗珠，“刚才来电话了。”

“从哪儿？”

“老地方。”矮胖男人瞅准了四下无人，在吉冈的身旁坐了下来，“看来你这阵子没怎么在湊家那边露面啊。”

“电话打到你那儿去了？”

“我还以为是谁呢，尽自得意了一阵。谁想到又是为这件事，我这人可真没有福气。哈哈哈哈哈。”

“看起来，力次是知道我们今晚在这儿的了。”

“准是同伴当中有谁来观戏，给她通风报的信儿。她叫你回家途中一定去一趟。”

“江田君，这事暂且放下不去管它，其实今天晚上我正有件奇谈要对你说呢。”吉冈一边向江田敬了一支带金嘴儿的香烟，一边环顾了一下四周，“我们到餐厅里去吧。”

“又是滨町那边的事情吗？”

“错了，不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是罗曼司。”

“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真有小说里的那种事情。”

“是吗？好像蛮有意思的。”

江田一边随声附和着，一边拐过走廊跟着走进了地下的那间宽敞的餐厅里。

“你还是要威士忌吧？”

“不啦，今晚已经有点醉意了，就喝啤酒吧。喝得烂醉如泥还为时尚早啊。哈哈哈哈哈。”

江田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挤满了皱纹，一边用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水，那副样子，那副腔调，谁见了都会对江田是吉冈的帮闲一目了然。虽然江田的年纪和吉冈不相上下，但他头发卷曲稀疏，而且大部分谢了顶。江田在吉冈掌管的公司里是股票主管之一，在举办宴会啦、园游会啦之类的活动时，总是负责应酬，因此和担任营业股长的吉冈一样，在烟花界颇有一些

名气。无论去哪儿，只要说是某某公司的江田，大家就知道是那位有些好酒贪杯、天真滑稽的先生，艺妓自不必说，就连酒楼里的女招待对他也不见外，经常讲些没轻没重的话，江田对此从不恼火。女人的轻侮和戏弄，反而越发让江田得意忘形，故意自己作践自己，好像自己一钱不值似的。但是，听说江田的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到了该找婆家的年纪。

“你说的奇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只手拿起茶房端来的啤酒，江田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加重语气道，“该不是瞒着我又交了新的桃花运了吧。哈哈哈哈哈。”

“老实说，我倒是情愿那样呢。”

“此话怎讲？这话听上去可有点罪过。”

“江田君，你可别笑话我。我今天晚上第一次感觉对女人着迷。”说完，吉冈四下里看了看，偌大的餐厅里，只有两、三个茶房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凑在一起说着话，纵目四望，只见摆放在铺着白桌布的没有客人的桌子上的西洋花草，在电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光鲜亮丽。

“江田君，可是些老实正经话。”

“哈哈，你看我这不正洗耳恭听吗？”

“不行。老跟你没个正经的……讲正经话就是难。是这么回事，刚才在楼梯处偶然遇到的。”

“嗯嗯。”

“是我还在上学时认识的女人。”

“是大家闺秀吗？当了哪位的太太了吧？”

“你太性急了。不是一般女人，是艺妓。”

“艺妓？这么算来，你在这方面的修行开始得还相当早啊。”

“她是我有了这方面嗜好后遇到的第一个艺妓。当时她叫